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二

大象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真德秀

西山讀書記（二）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二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二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 鄭州 : 大象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347-9745-3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 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062707 號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二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製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	640mm×960mm	1/16	27.5印張
字數	305千字		
印數	1—3000冊		
定價	68.00元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0&ZD10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目
録

西山讀書記（二）

真德秀
撰

◎真德秀撰

西山讀書記（二）

劉光勝
整理

目錄

甲集十五

六

甲集十六

三三

甲集十七

六一

甲集十八

九〇

甲集十九

一一七

甲集二十

一四一

甲集二十一

一六九

甲集二十二

一九三

甲集二十三

二二一

甲集二十四

二四五

甲集二十五

二七三

甲集二十六

二九九

甲集二十七

三二五

甲集二十八

三五三

甲集二十九

三八〇

甲集三十

四〇六

校勘記

甲集十五

《春秋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斂、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下文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愚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皆德也，而此謂之才。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之屬，皆不德也，此謂之不才，則古之所謂才與德，蓋通言之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朱子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子曰：「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言周室人才之多，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朱子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德繫乎習，乃重才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爲天賦，德爲人爲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爲才，以鎔範矯揉爲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羿善射，奭盪舟，皆不得其死然。」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亦與此章同指云。又顏淵

曰：「既竭吾才。」此才謂才力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才指資質而言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朱子曰：「恃

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曰：「才，如

辨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之可以有爲，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

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而不已。」故盆成括仕於齊，而孟子知其必見殺也。蓋不聞道，則爲才所役；聞道，則有以

爲用矣。所謂道者，非它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而才有所不敢恃矣。故

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於有取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爲

愈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愚按：此才與「有才而驕

吝」之「才」同，若所謂「天降之才」，與「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則指其根於性者而言，如才子、才難之才矣。

程子曰：「才與誠一，則周天下之治。」又曰：「才與至誠合，則可以有爲。」愚按：此才指才能而

言，誠即德也，近於溫公之說。

司馬氏曰：「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下文云：「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

【一】
而不已「而」原作「則」，
據四庫本改。

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爲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愚按：聖賢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而言者，才子之才、才難之才是也。有與德分而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以其著於用者而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之兼全者也。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才者何？仁義禮智之發是也，此所謂用也。自仁而發則爲惠利，自義而發則爲斷制，自禮而發則爲辨別，自智而發則爲明察，此才也，而皆本乎德也。若夫子所謂「有才而驕吝」，孟子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與德分而言之者也。分而言之，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而言。周公之才，才之大者也。盆成括之才，才之小者也。才大而驕吝不足觀，況小才而未聞大道，其能免於戮乎？此乃深儆世人以智能技藝自矜，而不勉乎德者也。蓋自春秋之後，以才稱者，類不本乎德，故鄆舒之有道，而人稱其才，智伯之好亂，而人亦稱其才，其實二人之才，皆盆成括之類，而非八元、十亂之比。聖賢憂之，故不得不析而二之以曉當世，此所謂與德分而言者也。司馬溫公之論，以聰察彊毅爲才，正直中和爲德，其信然耶？曰：正直中和蓋合性情之善而言，所謂才之體也。聰察者，智之所形【二】，彊毅者，義之所發，所謂德之用也。然聰察而不苛，彊毅而不暴，即正直也、中和也，即所謂德也。溫公以二者謂之才，而不指其本於德，亦其措詞之未備者也。又謂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其果然邪？曰：以正直中和之體，兼聰察彊毅之用【三】，此所謂全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則不足以言聖。若大賢以下，則隨其分量，或畧具而未能充，或得其四三而不足於一二。若是者，雖視聖人爲有間，然亦不失爲君子之才，故

《皋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皆適於用。若夫似聰察而實小慧，似彊毅而實暴猛，此世俗之所謂才，而質諸賢聖之論，則正所謂不才者也。蓋才本於德，雖有所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乎德，雖有所可喜，不免爲小人。以是

【二】

智之所形 「形」，四庫本、乾隆本作「明」。

【三】

聰察彊毅 「察」後原衍「彊察」二字，據四庫本刪。

而觀，則君子、小人之分定矣。大抵溫公之於此，纖悉委曲，雖有所未周，而其立論之大指終有補於世。學者於其言之當者，固無所復議，而其所未周者，亦不可不致思也。然德根於性者也，性無不善，而德與才乃有偏全之異，何邪？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前《性命》篇論之詳矣。今夫木一也，而有松柏之材，有樗櫟之才。松柏之才，稟之善者也，樗櫟之才，稟之惡者也，故莊子以松柏為受命之獨，而謂樗櫟之木為不才。人之才不才亦猶是也，然物之稟一定而不移，人之性雖失而可復，故學進則德進，德進而才亦進矣。是又學者之所當勉，故併著之於此云。

右兼論才德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朱子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胸中常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黃氏曰：「《或問》以寬廣為弘，乃《集注》未改之前之說，然與今《集注》之意，實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不存也。篤，堅確也。《易》所謂『確乎其拔』，而曾子所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二言，則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之所可及也。」

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分，便以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四】。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

【四】

故子張云「張」原作「夏」，據乾隆本、四庫本改。

地步，寬闊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惟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無由弘。」志道據德，已見《言仁》篇。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右兼言道德

按：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禹誓師之詞，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然其所以反之、敗之之由，則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而已。然則敬慢之分，天理人欲之所由判歟？又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非知道德者也，其辨見《異端》篇。

《書》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子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其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加之以三言者，蓋必如是而後，堯之言可庶幾也。」餘見《道心》篇。《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或問云云，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